

華裔學霸奧運奪冠：千里拜師睡車裏 付不起教練費

這幾天，幾乎全美國的人都在為一位華裔小哥瘋狂：22歲花滑奧運冠軍 Nathan Chen (陳巍)。原因是平凡的他，出身太平凡了。

他的父親來自農村鄉鎮，當年持學生簽證來美國留學時，太太 Hetty 甚至不會說英文，父母沒有名校學霸的光環加持，他的家里也不富裕，驅車千里拜師，住不起旅館，只能睡車里；也付不起教練費……



然而，就在這樣一個一窮二白的家庭長大的5個孩子，個個都是精英。

驅車千里拜師 教練費都付不起

Nathan的爸爸陳志東來自廣西一個農村家庭，後來考上北京一所大學，並在那里認識了太太 Hetty Wang (陳巍的母親)。上世紀80年代，陳志東拿著學生簽證赴美留學，攻讀博士，太太 Hetty 陪同前往。

但說實話，當年，他們是懷着惶恐不安的心情離開了中國。

這並不是一段輕鬆的旅程，他們感到嚴重的錯位。“來到一個新的國家，舉目無親，沒有多少錢，沒有任何朋友，而且 Hetty 不會說英語。”

雖然他們不會過多談論當年的掙扎，但可想而知一定非常困難。

陳志東為了攻讀猶他大學的博士學位而工作了很長時間，而 Hetty 則負責照顧他們的五個孩子。Nathan 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還有2個姐姐，2個哥哥。

當3歲的 Nathan 看到他的哥哥們打曲棍球，並試圖在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時，媽媽 Hetty 鼓勵他嘗試花樣滑冰。

Nathan 說，“很多時候，當你看到一個華人媽媽在幫助他們的孩子時，直接聯想的就是‘虎媽’，但是作為一個年幼的孩子，你也需要在所做的事情中找到快樂和愛。我真的很高興我媽媽從不強迫我，相反。從第一天起，我媽媽就一直在鼓勵我。”



Nathan 從3歲開始接觸滑冰，10歲開始獲得冠軍頭銜，11歲的時候，媽媽帶著 Nathan 從鹽湖城開車到加州，拜師教練 Rafael Arutyunyan。

教練 Arutyunyan 記得，Nathan 和他的母親找來時，除了男孩的夢想，什麼都沒有。“旅館費貴，他們只能在車里睡覺，來到訓練場時，[他]媽媽用這只手給我錢，我會把它還給她。”

Nathan 也承認：“我們沒有多少錢，媽媽只能東拼西湊，試圖支付 Arutyunyan 教練費。”而教練顯然知道我們家這種情況。他說，“好吧，我並不真的需要那些[錢]。我只是想幫助你實現你想要的目標。”

12歲那年，Nathan 做出一個重大的決定，他決定留在加州跟着 Arutyunyan 一起訓練。

教練說，“Nathan 從鹽湖城開車來找我。每年三次，然後有一天，他說：‘媽媽，如果我們不搬到加州，我就活不成了。’”

由於年齡太小，Nathan 不能自己單獨前往，媽媽 Hetty 和他一起搬家。與此同時，Nathan 父親留在猶他州，照顧 Nathan 的哥哥姐姐。

4年前跌倒在奧運場上 他這樣爬起

從那以後，Nathan 成爲了一名滑冰運動員。

2017年，Nathan 在17歲時贏得了六連冠中的第一個。18歲時，他贏得了他連續三個世界冠軍中的第一個，並參加了他的第一場奧運會。

然而，這卻成了 Nathan 不願回想的一段回憶。

4年前18歲的 Nathan 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大家都看好他會成爲下一位偉大的奧運選手，贊助商非常欣賞他。他的照片出現在玉米片盒子上，或者時代廣場的廣告牌里。美國隊和世界都期待他贏得奧運金牌。問題是這些期望很快就開始感覺像是要求，好像參加奧運的目標就是獲得金牌。

無形的壓力，讓他發揮失常，他在團體賽和男單項目中，一個接一個的失誤，最後錯失金牌，那天晚上，他打電話給姐姐 Alice 尋求支持。

Alice Chen 說，她的父母早期從中國來到美國，帶大兄弟姐妹，支付 Nathan 的學費並不容易。有時因爲坐飛機太貴了。他們的母親會開車10或12個小時帶着他去參加比賽，因爲付不起旅館費用，有時他們睡在車里。她說，這些經歷幫助塑造了 Nathan，但家人從未讓他覺得自己欠他們什麼。

她說，他們只想看到他開心，而在2018年奧運會上，他沒有。

Nathan 意識到，當他對勝利的痴迷反而導致失敗時，他很痛苦。回想起2018年的平昌奧運會，他感到“一直很緊張”，擔心自己達不到預期。

但今年，22歲的他改變了心態。這一次他正試圖享受過程 - 無論輸贏。

Nathan 回憶道，是2010年奧運會冠軍 Lysacek 的一句話，讓他醍醐灌頂。

“Lysacek 說，無論輸贏，你都要回家，你要繼續你的生活，”Nathan 認同道，“說實話，這很讓人放心，因爲我認爲很多時候你會把事情戲劇化，就像‘噢，如果事情不順利，那就是世界末日’，但實際上，不是那樣，世界繼續轉動，事情會恢復正常。”

耶魯學霸，會彈琴會跳舞

22歲拿奧運冠軍，Nathan 不僅擅長花滑，還懂得攝影，會跳芭蕾舞，能彈吉他和鋼琴，他身上



還有另外一個標籤，耶魯學霸。

18歲那年，他以SAT數學滿分的成績被錄取，成爲耶魯統計學和數據科學專業的學生。Nathan 坦誠，這讓他找到滑冰以外的世界。

跟普通學生一樣，Nathan 騎着電動滑板在校園里穿梭，他可能會爲了睡眠而犧牲安全。“我可以在9:15起床，趕到9:30的課堂。”

在這里，他認識了耶魯大學的其他運動員，在冰球隊中結識了朋友，學會瞭如何學習並跟上學生的步伐，他說，“他們都是各自領域中的高手”。

“這太瘋狂了。這里有這麼多優秀的學生。我周圍都是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我認爲能夠與其他人共度時光並傾聽他們的想法很有趣，尤其是花樣滑冰世界之外的人。”

Nathan 坦言，大學的生活，擴大了他的社交圈。當他在全國比賽中獲勝後回到校園時，他的室友們用一盒甜甜圈迎接他，以示慶祝。

他珍視結交的朋友，珍視與成績優異的同學進行深入交談的機會，也珍視與那些長期堅持挑戰他的同學交流切磋。



Nathan 享受在學習小組中感受到合作的團隊氛圍，因爲這在像滑冰這樣個人化和封閉的運動中是很難培養的。

現在的 Nathan 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他曾經全力以赴的追求。

“即使你贏得了金牌，有了那一刻的榮耀，但那之後會發生什麼？——在那之後會有很多更重要的時刻發生。”

因此，參加2022年奧運會之後，Nathan 預計將暫停花樣滑冰一年以完成學業。Nathan 的父母教育兒子不要因花滑而放棄接受常規的學術教育。“一名運動員的職業生涯只有短暫的一段時間，教育卻是能夠貫徹一生的。”

當然，Nathan 父母的逆襲，給孩子們樹立了最好的榜樣。父親陳志東在猶他大學獲得了藥學博士學位後，成立了自己的生物技術公司。Hetty Wang 也通過努力學習，克服了語言上的障礙，現在在一家醫院里擔任普通話翻譯。他的哥哥姐姐，個個都是精英：

他的大姐姐 Alice Chen 在 Apple News 的社交媒體工作，住在紐約市。她還擁有自己的公司 We Are Social Club

他的二姐姐 Janice Chen，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是 Mammoth Bioscience 的聯合創始人。

Nathan 的兩個哥哥 Tony 和 Colin Chen，分別從事金融和航空航天方面的工作。

真勵志啊！所以，誰說平凡家庭，不能培養出不平凡的孩子呢？



谷愛凌：中國移民群體巨變與困擾的生動縮影

RFI 華語 -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儘管谷愛凌在北京冬奧會上已經獲得了自由式滑雪女子破障礙技巧銀牌，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金牌，自由式滑雪 U 型場地金牌，儘管這位出色的青年運動員在雪場斜坡上做出一次次驚人的表現，但圍繞着她的，更多的卻是身份爭議，代表國的爭議。這種紛爭的熱度，似乎已經蓋過了她作爲極限運動員本身所做的任何本職比賽表現。無論中國還是美國，人們都在狂熱迷迷地討論她背後的故事，分析她本次代表中國出戰奧運會的選擇，猜想她今後對於國籍的選擇。甚至於她在比賽中真正表現如何，已經並不那麼重要了。

谷愛凌遊弋於中美兩種文化，在中美兩國掀起了愛慕和熱潮，也在兩國招致非議，質疑，甚至攻擊。美聯社 2 月 15 日撰寫分析長文，對谷愛凌現象做了長篇分析：當這位自由式滑雪運動員在北京西北部的山區追逐黃金時，從加利福尼亞到中國，人們對她的一些猜想已經越傳越多。效力於中國隊，爭取更有利可圖的代言的她，“背叛了她出生和長大的美國”，同時“年輕的她很明顯尚未做出放棄美國的決定，若在政治問題上出現失誤，便會讓專制的中國政府出手限制她的行動或者言論”。

美聯社指出，對谷愛凌的選擇進行狂熱分析，這“反映出美國境內針對亞裔美國人身份問題理解上的偏差和偏見”。谷愛凌曾經不止一次向外解釋在自己成長過程當中，母親谷燕和姥姥馮國珍這兩位堅強的中國女人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她是由這兩位出色而強大的中國女人撫養長大的，和中國的連結非常深刻。谷愛凌還解釋說，自己想給中國的萬千女孩們起到一種激勵的作用，因爲在中國，很少有這種體育界的女性



榜樣。事實上，谷愛凌和許多其他美國華裔一樣，與中國的緊密聯繫是真實而深刻的。他們跨越文化壁壘，在西方國家的資源與中國大陸的機會當中游刃有餘。

賓夕法尼亞州伯利恆利哈伊大學國際關係副教授何以南(音)表示，“谷愛凌所代表的是一種新的趨勢，這是因爲中國現在變得如此富裕，強大和有吸引力，並爲移民創造了新機會”。谷愛凌的外祖父母是中國的精英，其母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離開中國前往美國攻讀研究生，現在是一位專注於中國領域的投資者，而她的美國父親的身份信息十分模糊。谷愛凌在其母親一方家庭爲她提供的上層中產階級家庭當中接受了美國的私立學校的素質教育，並利用假期在北京強化科學教育。事實上，她的背景情況的確讓她在利用中國爲全球高素質華裔所提供的新機遇，新財富方面很自在，然而她的國籍問題，卻讓中國人和美國人並不是那麼自在。

據國際奧委會的信息，谷愛凌在 2019 年成爲中國公民，但她完整的公民身份信息仍不清楚。面對有關她是否放棄了美國護照，以及如何處理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的問題，谷愛凌總是予以迴避。她拒絕徹底選擇其中一個國家，並稱自己“在中國時，就是中國人；在美國時，就是美國人”。

美聯社強調稱，許多奔赴美國的移民和他們的後代，都感受着這種身份上的雙重性，但很少有人被允許像谷愛凌現階段一樣，充分地去吸收，感受，體會呼吸這種雙重性。尤其是非白人移民，及其後代們，他們面臨雙重的束縛，即：既要完全同化，完全融入，才能被視爲美國人，又要時時刻刻與那些抵觸他們融入美國的種族主義者作鬥爭。

舊金山州立大學亞裔美國人研究

教授 Russell Jeung 對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美國境內針對亞裔群體和太平洋島民群體的仇恨攻擊事件進行了研究。他指出，“谷愛凌所引發的困惑，部分在於，西方一直是被視爲時優等的，而東方則是被視爲低等的，如此下來，人們就難以理解，爲什麼谷愛凌要去代表中國？”

“這有點諷刺的意味在里面，因爲在我們研究的一案案例當中，人們使用反華言論，讓中國人或者華裔滾回中國。這些仇恨言論者會說，‘你們不屬於這里，我們不接受你們’。然而現在在谷愛凌事件出現之後，人們又開始質問她，說‘你爲什麼不代表你的國家參加奧運會？’所以，現在這兩條路都是有障礙的”。

另外，美聯社指出，當今世界精英運動員越來越頻繁地跨越國界去競賽，面對這種情況，谷愛凌對國家的選擇其實並沒有那麼不尋常。英超聯賽中出現的塞內加爾邊鋒，或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中參賽的日本投手，北京的中國男子曲棍球隊隊主要由北美成員組成，沒有人會去多想些什麼。而且，亞裔美國人在奧運會上的代表性地位近幾年來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爲美國贏得花樣滑冰金牌的 Nathan Chen 出生於猶他州的中國移民家庭；單板滑雪選手 Chloe Kim 出生在加利福尼亞的韓國移民家庭；花樣滑冰運動員 Alysa Liu 的父親在 20 多歲時因爲抗議過中國共產黨政府而以政治難民的身份離開中國，到達美國。

那麼是什麼獨獨讓谷愛凌吸引如此多的關注？美聯社分析認爲，與許多改變國籍參加比賽的運動員不同，谷愛凌本可以輕輕鬆鬆地爲美國隊打比賽，而這可能會加劇美國人被她背叛的感覺。此外，谷愛凌作爲模特，與路易威登、維多利亞的秘密等全球品牌的合作，讓她比其他運動員更加引人注目。這種女性化的運



動員外表與氣質爲她帶來了大量的商業魅力。舊金山投資諮詢公司 Tech Buzz 的創始人馬睿表示，“現在谷愛凌在中國擁有一個炙手可熱的商業形象，許多媒體和許多粉絲把她視爲‘中國人’，我們將看看她的立場如何……從長遠來看是否會被完全接受”。

目前看來，許多美國人似乎並沒有接受谷愛凌的立場。最後，美聯社關注了谷愛凌一家所代表的從中國到美國的移民群體縮影的巨大變化。華盛頓特區移民政策研究所高級政策分析師珍妮·巴塔洛娃表示：“在這里的中國人群體特徵與許多其他移民群體有着本質上的不同。中國人移民群體往往擁有高教育水平，職業前景廣闊，就職於處於需求大量的領域，而且許多人來到美國的時候，帶來了大量資金，以便在這里投資”。儘管許多人繼續移居美國並從事薪水較低的工作，但他們越來越被靈活而富有的新移民所趕超。這些新移民擁有視野與資金，可以在美國生活的同時，于暑假期間回到中國，並和中國的家庭成員保持定期的聯繫。

美聯社分析認爲，這些新的中國移民更可能是具有雙重文化的，他們更能公開地接受他們自己的傳統文化，而不像前幾代移民那樣，認爲只有融入美國，才算是拿到了一張被美國人接受的門票。就像華盛頓特區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顧問兼中國問題專家斯科特·肯尼迪所指出的那樣，“谷愛凌的故事表明，全球化世界的複雜性並不總是與地緣政治的鏡頭保持一致”。“谷愛凌的故事展現了互聯互通的世界給個體帶來的益處、價值和機遇。谷愛凌的冬奧會金牌可能會被列入中國的榜單上，但谷愛凌的成功，卻是一種全球性的成功”。

